

0811
94.02
Flc

420364

昌黎先生集

成都工字號圖書館
基本館藏



冊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舊唐紀元和九年十二月
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持以
考史郎中知制誥文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

次屬之

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

他典手

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前漢公移

去習文法吏事

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

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

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履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貫
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吐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
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祐八年守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祐九年十月五日
則進實錄在十年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
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
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
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
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
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
月即位年四十五
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
推功原大或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

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禮懣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閒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闕順宗嘗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

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

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

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

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

廷因佐戎幕

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四
川表為節度掌書記
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

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

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

制詔拜中書舍人

受恩益大顧己益輕

大或作厚益苟耳目

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

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

咸作盡誠

獨斷不謀獎待踰量

重或作

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厯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

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

元和九年

度為御史中丞

又毗邦憲

十年度為刑部侍郎

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

於防虞幾至斃踣

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

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

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鼎烹要湯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說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

丁令遭文王而得舉月云望屏在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分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齊

相公聞用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

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

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
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

一作表據表言我蔡事當

五靖章賀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

表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

獻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止或宣獻作進止

下同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

語曰滅文仲居蔡注云蔡

爲名家語漆離憑曰滅氏有守蔡者龜也今始入賊

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

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時爲右庶子爲作

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元和十一年八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

修

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劉又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

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黃王

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會言今

云云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

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

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

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

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

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

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

位尚有關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

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言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
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
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元和中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郎中

吳郡人書郎起之錢徽自代狀
自代用六人爲刑部與錢徽爲吳川舉
韓泰爲祭酒舉張惟素爲兵部舉
爲京兆尹舉馬總爲兵部舉
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五月常參官授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中謝涉旬或竊

作旬涉竊

惟自古神聖之君旣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

或曰

詩經

列之

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

或無

此字

伏惟唐至陛下

惟或

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

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

詞學之英所在麻列

麻或作方從閣杭苑李謝本

耳且公誤轉作麻後入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

舊本定從麻字外總無得子成文意謂為司掣然幸

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子成文意謂為司掣然幸

便廢麻而直作成本字使人得子成文意謂為司掣然幸

矣然則方本雖誤可入不復疑而太三無得真者

未敢直廢它本不復誤可入不復疑而太三無得真者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儒宗文

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或

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

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

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二十三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弘一本

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
表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蒿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